



叶兆言

张昌华兄是好编辑,这个编辑之好,是写小说写出来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有一拨他这样的业余作者,只是普通中学教师,靠写小说有了影响,得了奖,就出人头地,从教师队伍里逃出来,成为出版社编辑。

求仁得仁,在那年头,喜欢写小说,有条很好的出路是当编辑。当编辑的目的,还是为了写小说,比如我,又譬如上海的王安忆,北京的刘恒,还有苏童和余华,都是得陇望蜀,以编辑为跳板,一旦写出来,鳌鱼脱却金钩钓,摆尾摇头再不回。张昌华不一样,他好像就是想当个好编辑。

三十九年前,研究生毕业,我选择去了出版社。当时文化单位,福利最好的是出版社。与昌华成为同事,同一个编辑室,他是室主任,我的顶头上司。那年头没版权之说,他正在编琼瑶的书,出版了便大赚。说老实话,当时的我年轻气盛,并不看好他。

后来才明白,昌华确实是个好编辑,能吃苦,什么书都能编,是出版社极其需要的人才。好编辑有两个指标,能赚钱,能编大家认可的好作品。这两件事,他都能兼顾,软硬都行,既是雅人,也能做俗事。他更喜欢跟老作家玩,喜欢与老人书信来往,喜欢编文人气的

散文,也喜欢写散文。

坊间都在传说,昌华手里有许多好东西。所谓好东西,无非是与名人的书信来往。名人还健在,书信也就那样,一旦人没了,会变得越来越值钱。他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值钱,有价值,才跟老人来往,才和老家伙通信。就是喜欢,真心喜欢,喜欢往往没什么道理。骨子里他还是个文人,能写一手好字,技痒难熬,别人看他的信,首先会觉得字好,也就愿意往来,尤其是老派的先生,见字如见人。

我们同事四年,他没有架子,我也从来不把他当领导看,虽然只是四年,却有着几十年的交情。人在甘南旅行,一路颠簸,忍受高原反应。忽然接到他的长信,毛笔写在八大山人信笺上,洋洋洒洒写满六页,拍成图片发手机上,嘱我为新书作序。知道我不会拒绝,不敢拒绝,有点欺人太甚。好在条件是随心所欲,怎么写都行,有几百字就OK。

旅途无聊,坐在大客车上,许多过眼烟云。对着手机,口述了以上文字,难免随意,难免敷衍了事。不过也觉得有趣,在手机时代,我和他竟然还能这么玩,有点落伍,又仿佛在赶时髦。

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眼前这美丽的湖泊了。当我登上5000米的岗巴拉山,俯瞰山间弯弯曲曲的一泓湛蓝,蓝天、白云、山峦,一切都是那么静谧、神秘而亲人,我连呼吸都已遗忘,忘了时间忘了风,魂灵早已飞入这湾清澈里,她就是羊卓雍措。

羊卓雍措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。羊卓雍措,藏语里是碧玉湖的意思,她还有一个名字叫羊湖雍措,藏语里是天鹅池。湖水面积675平方千米,湖面海拔4441米,多高?你把7个上海中心一个个接起来,就差不多是她的海拔高度了。

雅鲁藏布江谷地,油菜花正在燎原。车行不一会儿,就见云从山头升,灰白的烟云拖着长长的尾巴,烟云升起的地方,雪依然皑皑如缕如绸。山,渐上渐高,眼前一片片绿毯渐渐变成了一撮撮的草,挂在公路边的崖壁上、深沟里。远远望去,路如羊肠,山渐秃顶,唯有蓝天白云不知疲倦地明艳而热情,牦牛从山下一直延伸到山顶,黑漆漆如一颗颗黑豆,悠闲地吃着草,缓缓地在山崖间移动着。

车盘旋大约30分钟,到了羊卓雍措。下车,谨遵导游嘱咐,不敢跑,但心情早已飞起。天边的云,自顾自翻卷着、堆积着,如丰收的棉垛,迤逦在天边;大露台上,一桃红带花、一橙红饰边两

女子正在对着手机镜头做直播;风马旗中间一根碗口粗的钢管,斜拽着数不清的绳子,四散开去,长长的绳子上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绿的、紫的、白的……幡旗把湛蓝的天渲染得热闹非凡。

山,海拔超过5000米,一样绿茵铺翠,花儿正开!一种叫点地梅,花色胭脂红、五瓣,围着中间的黄蕊,一朵朵挨着挤着汇成大大的同心圆,边缘的花先开,中间依然叶儿浓绿,正在孕育灿烂;灰褐的土地上,还有一种花儿叫无茎黄鹌菜,它比点地梅谦逊得多,一朵两朵三五朵,从荷叶儿样的绿叶中心探出鹅黄、金黄的脑袋,花瓣儿紧密地团成了一个大致的圆,有的圆也有豁口,在这高山之上泼喇喇地宣示着我的生命我作主,虽然山风把它们的脑袋吹得摇摇摆摆,“得得”乱颤。

远远地,就看见山顶拱起一个白色的圆球,那是一个雷达站,那座山比我脚下的山更高,但祖国的天空需要守卫,于是解放军就常年在高山之巅坚守。今年9月,一位16岁的女孩与母亲从福建出发,辗转3800公里抵达海拔5374米的甘巴拉雷达站探访,那是她父亲生前工作8年的地方。父亲去世时,她还未出生。2009年1月回老家休假时,郑佑松在送邻居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急救时遭遇车祸,不幸去世。那时,他妻子郑娟珍刚刚怀孕两个月。“云彩飘不过你哟,甘巴拉;鸟儿飞不过你哟,甘巴拉……”这首歌,女孩打小母亲就教她唱。

我敬佩于生命的顽强与崇高!

天鹅池

程国政



拍客



田埂上的野趣童年

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宋扬



冬叶美如春花

钱红莉

骑行湖畔,忽有风来,星星一样繁密的银杏叶鸟雀一样离枝,嚯落嚯落在虚空中翻卷,坠地,末了又被风送一程,叽叽喳喳滚来滚去……

无穷的黄叶像镶了一层层金箔锡片,明亮又薄脆,纷纷沐浴着树下的人们,那感觉真是奇异。略微放慢车速,顾盼的刹那,我与无数快递小哥一起静默于落叶纷披中。这些奔波忙碌的异乡人,想必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初冬之美。银杏叶星星般从天而降,窸窸窣窣一路追着我们送着我们……那几分钟的路程,真的好仙。

银杏毗邻处,高耸入云的法梧将上午十一点的阳光筛成一地光斑,好比每个人都走在黄金的路上,处处金光美妙。

每一颗心,大抵都与季节之美同频吧。

黄昏下班,特意绕道,沿着东南岸骑行。巨大落日橘红的光芒在湖水中潋滟,透过垂柳的叶隙看过去,宛如青山万万重。密林中点缀着晚樱、元宝槭、枫杨,合奏一年中璀璨乐章。红黄蓝绿高低错落有致,是叶之冬日交响。凡眼界里的,无一不美。

那条路上,除了银杏、国槐、香樟,还有黄栌无数。一团殷红,一团深黄,一团翠绿,齐聚路灯下,有万丈宝光外泄。

湖畔的乌桕一年壮似一年,枝叶婆娑的殷红着,在它们身旁伴有低矮的晚樱。后者的灿黄绯红一如小号鸣

呜咽。所有此刻湖畔的树林,分明就是一支壮阔浩然的管弦乐团呢。银杏作为金光闪闪的中号,确乎吹出了绚烂的宇宙之音,是冬之圆舞曲最经典的乐章。国槐亦黄了,与香樟并肩。后者好比竖琴,一年四季俱流淌着沉稳的绿之乐章。到了秋深冬初,正是香樟这份慈悲的绿,衬得乌桕的红格外明媚耀眼。世间万物似都有了一次新生。四季层层叠叠,忽荣忽枯,如涛如浪,春谢夏长,秋往冬来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黄叶满地,每一片,我都是爱的,金子一样可珍可贵。

渐而,近日低落心境有被治愈到——人在世间,健康平安地活着,一颗心追随四时节律,与一棵棵美丽的树相惜相知,岂不正是呼应着天地万物之美么?此刻此夜此身同在,该是多么幸运且值得感恩的事呢。

一名中年男子,总在固定的一盏路灯下搭个小铺子,迷你版火龙果整齐排列。一个小喇叭循环播放着,十块钱六个。他克勤克俭的气质里,有一份永不疲倦的韧劲,时常将我打动。

一位网友言:所谓人间烟火,不过就是各自回家生火做饭。

生火做饭,难道不是世间的永恒么?如此朴素道理,我们总要活出一把岁数,方才领悟。

甚至,每日途经的那片广场上摆出的一盆盆俗得骇人的一串红,我也觉得美。火一样不灭,把一颗颗冷风中的心焐着,暖了又暖。